

说，我现在住在丹桂医院二楼。要不，你过来看着我？
们同学中，杨东魏一直是个不起眼的人物。读书那阵子，他身
得特别寒碜，哪怕是冬天也经常衣不蔽体。加上这小子一直喜欢
滑调，很不讨人喜欢，所以在学校经常受欺负。他的身上经常
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同学们都劝他做人谨慎点，免得惹麻烦。

依旧是个牛脾气，还招惹社会上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毕业
我们很少联系，看来这回住院，估计又是惹祸了。

着礼物，更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往医院走去。老实说，现
自己做事情也不大顺，马上单位准备裁员。据说领导早把
个沉默得只知道用文字说话的家伙放在了裁员之列。我
么做为好？

丹桂医院，转过几道弯就上了二楼。一上二楼，我看
头攒动，好家伙，今天看病的人怎么这么多？仔细一
在过道里走的人都有一个特色，竟然个个腰圆臂粗，
是来看病的倒像是来打架的。我小心地跟在他们后
我不是来打架的。我开始寻找我的同学杨东魏。

了几步，就出来几个满脸刀疤的家伙横在我的
这几个人脸上的刀疤。

条条醒目的蜈蚣一样
他们的脸上，那些蜈
人觉得恐怖和不可接
你找谁？其中一个
问我。

魂，请问这里有
一个叫杨东魏的
，我小心地问
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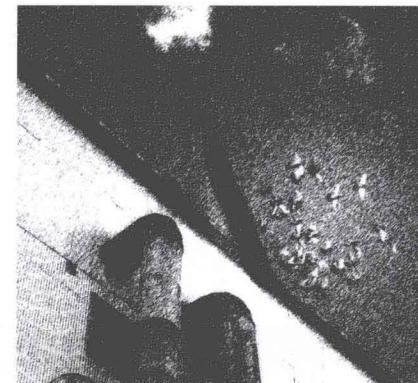
杨教授，你
同学吧？
们来。说
那几个
转身就
了我
我
子
别

WEI YUEDU



1+1
GONG
CHENG
第一辑

出售刀疤



游 睿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杨东魏说：我现在住在丹桂医院二楼，姜不，你过来看看我。

在我们的同学中，杨东魏一直是个不起眼的人物。读书那阵子，他身
穿得特别寒碜，哪怕是冬天也经常衣不蔽体。加上这小子一直喜欢
耍滑头，很不讨人喜欢，所以在学校经常受欺负。他的身上经常
被人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同学们都劝他做人谨慎点，免得惹麻烦。
他依旧是个牛脾气，还招惹社会上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毕业
后我们很少联系，看来这次住院，估计又是惹祸了。

净着礼物，更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往医院走去。老实说，现
在我自己做事情也不大顺。马上单位准备裁员，据说领导早把
这个沉默得只知道用文字说话的家伙放在了裁员之列。我
该怎么做为好？

到了丹桂医院，转过几道弯就上了二楼。一上二楼，我看到
人群攒动，好家伙，今天看病的人怎么这么多？仔细一
看，在过道里走的人都有一个特色，竟然个个腰圆臂粗，
像是来看病的倒像是来打架的。我小心地跟在他们后
面，我不是来打架的，我开始寻找我的同学杨东魏。

走了几步，就出来几个满脸刀疤的家伙横在我的
面前，这几个人脸上的刀疤，一条条醒目的蜈蚣一样
趴在他们的脸上，那些蜈蚣让人觉得恐怖和不可接
触。你找谁？其中一个
人问我。

杨东魏，请问这里有
没有一个叫杨东魏的
人？我小心地问
了几个人。

杨教授，你

是他同学吧？

我们来，说

那几个
人转身就

走了我

面，我

一下子

立刻

出

WEI YUEDU



1+1
GONG
CHENG

出售刀疤



游 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售刀疤 / 游睿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 5
(微阅读 1+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0632 - 4

I. ①出… II. ①游…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9436 号

出售刀疤

游 睿 著

出版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赵 霞 游灵通

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2

版 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30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500 - 0632 - 4

定 价:20.00 元

赣版权登字:05 - 2013 - 22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网 址:<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 1+1 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3 年 8 月

目 录

做客	1
呐喊	3
歌声	6
领路	9
土碗	12
葬腿	15
彩虹	17
爆炸	20
腿病	24
治病	27
暖冬	29
裸照	32
错位	35
背影	37
拥抱	40

带殇	43
钥匙	46
燃料	48
雷同	51
失窃	54
琴王	57
碰壁	60
车祸	63
文凭	66
如灯	69
护栏	72
极刑	74
弱点	77
弱智	79
软肋	82
眼误	85
练习	88
莫小桑	90
打电话	93
第三者	95
闻太多	98

哥们儿	101
靓号手机	104
十面埋伏	107
装修效应	110
提线木偶	113
电脑中毒	116
出售刀疤	118
浴室疑案	121
花开花落	124
擦肩而过	127
二手英雄	130
一碗蚊子	133
一盆腊梅	134
贫穷计划	136
失眠良方	139
妇产科秘闻	141
幸福的轮回	144
幸福的疼痛	147
职业带路人	150
替领导离婚	153
城市的钥匙	156

划破你的脸	159
让我站起来	162
让我陪你哭	165
放的不是羊	168
送礼敲错门	171
局长的死因	174
毒药和解药	176
第一个电话	179
最厉害的笑	181
你被绑架了	183



做 客

左青青坐在山头上的一块大石头上，有一阵微风缓缓吹过来，柔柔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她的脸。

今天放学后，左青青并没有急于像往常一样一上山就砍柴。奶奶说了，今天左青青可以不砍柴。早上起床后，奶奶给她煮了碗荷包蛋，然后绽开核桃壳一样的脸笑着对左青青说，青青啊，今天你就满10岁了。奶奶站起身，一只手扶着腰，另一只手擦拭了一下眼角说，一晃啊，就10年了。

10岁的左青青是奶奶一手带大的。连左青青自己也有些怀疑，她也许就是个孤儿。左青青生下来不久，爸爸妈妈就外出打工。除了不断寄回家的汇款单外，几年来左青青只和妈妈通过几次电话。妈妈的声音很圆润，但每次通话都很短暂，妈妈总会在电话那头哭，哽咽的时候，爸爸总会抢过电话，说青青乖，打长途贵，过年的时候我让妈妈回去看你。说完，就挂了电话。但是过了一年又一年，爸爸妈妈谁也没有回来。

说不出为什么，今天左青青特别想爸爸妈妈。整整一天她的脑子里全是照片上爸爸妈妈的笑容。左青青想，要是爸爸妈妈回来陪我过生日那该多好啊。可是爸爸妈妈为什么都不回来呢？

此刻，左青青坐在山头上，眼前是一座又一座的山，层层叠叠、高低起伏的山。奶奶说过，山的尽头，就是爸爸妈妈打工的地方。如果自己现在用力喊，爸爸妈妈会不会听见呢？左青青站了起来，她把手罩在嘴前，试着喊了一声：爸爸！妈妈！很快左青青就听见，对面的山上传来自己的回音：爸爸！妈妈。左青青有些高兴了，赶紧又喊了一声，山上又传来了一阵回音。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你们回来吧！左青青使出全身力气喊了起来。左青青听见，自己的声音不断在山谷里回荡，一声接着一声，一层连着一层，一直传到看不见的地方。她看到，层层叠叠的山很快都变成了爸爸妈妈的脸。爸爸妈妈说，青青乖。爸爸妈妈说，我们过年就回来看你。左青青的声



音就小了下来，她哭了。

爸爸！妈妈！就在擦眼泪的时候，左青青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了一阵喊声。她扭过头，不知什么时候村里的几个伙伴全都站在了自己身后。这些伙伴和左青青一样，都是很多年没见到自己的父母了。他们说，青青，我们一起喊吧？顿时，山谷里“爸爸！妈妈！”的呼唤声一片，整齐而又悠长。

孩子们，先停一停好吗？正在大家喊得起劲的时候，应声走出来一个背着包袱、扛着摄影机的叔叔。左青青认识这个戴眼镜的叔叔，今天在学校，左青青看见这个叔叔和老师在说话。后来叔叔还和老师一起到教室作了个调查，大致是问哪些同学的父母不在家，结果全班同学都举了手。

我是电视台的记者，眼镜叔叔自我介绍说，刚才你们的喊声吸引了我，我知道你们都想自己的父母了，我可以帮你们把一些愿望带给他们。

真的吗？怎么帮我们？左青青和伙伴们一起围了上去。

眼镜叔叔指了指摄像机说，我可以用它把你们要说的话录下来，然后在电视上播放，你们的爸爸妈妈就能在远方看见了。

太好了！我要录，我要录！孩子们马上争先恐后地往镜头前拱。

眼镜叔叔说，你们等等，一个一个地来。接着他将摄像机固定在一个架子上，然后说，你们每个人对着镜头说一句话，说的时候想象着父母就在你面前，说想对他们说的话。

第一个伙伴说，爸爸妈妈，你们回家过年吧。

第二个伙伴说，爸爸妈妈，我数学考了 100 分。

第三个伙伴说，你们放心吧，我会很听话的。

10 多分钟过去了，在场的几个伙伴都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只剩下了左青青。眼镜叔叔把镜头对着左青青，示意她说话。左青青看着乌黑的镜头，双手在胸前绞动，嘴唇跳动了几次，却一直没说出来。

小朋友，别怕，就你想着眼前就是你爸爸妈妈，见到他们了，你最想说的是什么？眼镜叔叔引导道。

说吧，不怕。伙伴们也为她加油。

左青青狠狠地咬了一下自己的牙，半晌之后，终于小心翼翼地探出头，轻轻地问了一句话：爸爸妈妈，今年我可以到你们家做客吗？

左青青看见，眼镜叔叔猛然摘掉眼镜，他哭了。



呐喊

她本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她在自己的闺房里一天一天数着日子长大。所幸的是，她自幼喜欢琴棋书画，弹琴作画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她是不会离开自己的闺房的。那样的日子虽然空间狭窄，但却充实而安稳。

战争的火焰在一个傍晚烧到了她的家门口。啸啸马嘶声打破了她正在做的一个梦。接着她听见了刀与刀的碰撞声，看见了血像一朵朵鲜花一样不断在自己的窗户上盛开。不断有人倒下，不断有人尖叫和怒吼。她慌乱地打开门，踏着火焰，踏着一具具带着体温的尸体，奔向黑夜。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倒下的。当她睁开眼的时候，一匹高大的骏马正站在自己的跟前。马上有一张微笑的脸。

你醒了？那人跳下马。身上的盔甲正嚓嚓作响。辽人入侵，我们来迟了，我们在路上遇到了昏倒的你。

她努力抬起头，看见天空中的云像血一样把天空染成红色。我的家人呢？其他人呢？她翕动着嘴唇。

那人叹了口气说，除了你，没有人是幸运的。

这时一个士兵走了过来。将军，所有尸体都已经掩埋好了，士兵说。

将军？你是将军？她睁大眼睛，看着眼前这个身穿盔甲的男人。

是的，将军点点头。将军把目光移开，看着远方。我们要走了，辽人还在作乱，将军说。

带上我，她努力地把自己撑起来，带我跟你们一起走。

女人在军队里，不方便，士兵说。

求你，她的目光带一丝哀求。

将军动了动嘴唇，又看了看她。将军转过身来，向她伸出了自己宽厚的手掌。



此后将军的队伍里，多了一个瘦小的身影。每一次出征，这个身影都会出现在战场上。她不会舞刀弄枪，却会用她嘹亮的嗓子呐喊：杀呀！杀呀！她对着将军的队伍总这样大声地喊着。这样的喊声常常在激烈的战场上显得空旷而苍凉。将军带着他的队伍，跟着她一次又一次地呐喊：杀呀！杀呀！在这样的喊声中，将军的队伍像一支箭一次又一次地奔向敌人的心脏。

终于在一次呐喊结束之后，她做了将军的女人。她知道，她那本来无力的呐喊，是将军所向披靡的动力。

将军战死于一个傍晚。一支带着毒液的箭射穿了将军的胸膛。将军从马上落下来。将军的队伍顿时大乱。将军感到天在旋地在转。将军看到所有的士兵都在盲目地奔跑。将军把眼睛睁大，叹了口气。

这时将军听到了她的呐喊：杀呀！杀呀！她喊着，带着哭腔。杀呀！杀呀！她喊着，你起来杀呀！将军看见她瘦小的身影在马上努力地摇曳着。慢慢地她的喊声远去，将军脸上有了微笑，手蓦地垂了下来。

她被带到敌人的军营，和将军的头颅一起。这就是她的女人，一个敌兵指着她说。

她抬起头，用沙哑的嗓子说“杀呀！杀呀！”

她能做什么？陪男人睡觉？还是喊“杀呀！杀呀！”敌人的头领站起身来，用手捧起她瘦小的头颅，然后猛地扔开，说，把她的腿割下来，再送回去，看她能做什么。敌人的头领嘿嘿地笑了。

她愤怒地看着敌人，从口里吐出一口唾沫。她说：杀呀！杀呀！

将军，她在他们的队伍里就是负责这样呐喊的。

哦？是吗？敌人的头领又笑了。把舌头也给我割下来，她还能么？

当她再次被送回军营的时候，她已经成了一个不能行动的哑巴。她拒绝了所有人的关心，抱着自己血肉模糊的双腿，她把自己关在了一间柴房里。整整三个月，没有她的一点音讯。

三个月后的一天，两军开战。空旷的战场上，敌人气焰嚣张。眼看敌人一批一批压过来的时候，一阵悠扬的笛声骤然响起。

这笛声由远及近，仿佛从地底下幽怨地飘出来。时而轻而飘渺，时而掷地有声。其间带着潺潺的鲜血和刀与刀的碰撞，带着呐喊和跌倒，带着呻吟和哀号，带着思念和愤怒，带着倾诉和回忆，带着期待和向往。笛声最高处，竟有几匹野狼在远处嚎叫。

所有的士兵都被这笛声震撼。在笛声中，他们仿佛看见原来的将军正挥



着大刀带着他们冲杀，仿佛听见原来的她在大声地喊“杀呀！杀呀！”这时笛声一下子高亢起来，如战鼓齐鸣，如雷霆齐发，如洪水决堤野马脱缰。士兵们立刻斗志昂扬，一鼓作气，向敌人冲去。

当敌人纷纷投降的时候，当胜利降临的时候，笛声已经停了。士兵们看见，一辆马车从远方驶过来。马车上，一动不动坐着她。有人赶紧迎上去，看见她手中的笛子不禁哑然失色。

那笛子……

所有士兵围上去一看，她手中拿的，竟是一根人的小腿骨，只是那根骨头表面光滑如白玉，透着寒光，上面打着7个幽深的小孔。再看她，面带微笑，嘴角有血。用手一摸，早已经气绝身亡。

哗的一声，所有士兵都齐齐跪下。



歌 声

叔站在学校门口，有一阵春天的风正从前方飘过来。叔听见学校里传来一阵歌声，山泉般清澈的歌声里不断重复着几句话：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叔分明听见，这歌声里有一个声音是小毛的。小毛一定端正地坐在教室里，背着手在唱歌。叔就笑了。

叔向学校门口走了一步，又走了一步。叔看了看学校高大整洁的校门，又看了看身上满是尘土的衣服，叔又笑了笑，转身一步一步走开。

身后的歌声渐渐远去，叔就听见自己叹了口气。

汉丰湖刚刚蓄水的时候，叔带着小毛来到了城里。叔说，他来城里，是要送小毛在城里读书的。叔拿出了家里全部积蓄，在城里租了间房子，然后又托熟人给小毛找了所民办学校上学。叔说，他没读过多少书，所以就在海拔1000多米的老家待了大半辈子。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叔说，哪个乡下人不羡慕城里？哪个乡下人不想进城？叔说，不管自己再吃什么苦，也一定要让小毛在城里读书，将来做个真正的城里人。

吃晚饭的时候，叔往小毛的碗里夹了块肉。小毛没动，扑闪着眼睛看着叔。小毛说，爸，你为什么没有摩托车？叔愣了一下，说，我们怎么会有呢？摩托车那么贵。小毛不说话，低下头吃饭，筷子把碗壁碰得叮叮响。叔嘿了一声，说，你们今天好像学了首什么歌，你唱给我听听好吗？叔又说，我特别喜欢那首歌，你唱一定好听。小毛抬起头，看了看叔说，爸，你知道怎么爱护汉丰湖吗？叔疑惑地摇摇头。小毛说，老师今天出了个作文，要我们写如何爱护汉丰湖，你教我？叔挠了挠头，说，作文我可不会写，你还是给我唱唱你们学的那首歌吧。小毛站了起来，然后把筷子扔在了桌子上，说，就知道你什么都不会。

吃过晚饭，叔突然觉得很闷。叔租的房子离湖边很近，叔决定到湖边转转。这时太阳已经偏西，宽阔的开州大道上，一辆接着一辆的汽车在来来回



回欢快地歌唱，闪烁的霓虹灯和五颜六色的鲜花把到处都装扮得美轮美奂。无数棵参天大树正和高楼媲美。马路边的一个广场上，一群老年人在随着音乐自由地跳着坝坝舞。宽阔平静的汉丰湖面，整个县城的倒影清晰可见，县城四周绿色的山峰也在湖中。湖面上，还有几艘来回航行的船。

叔坐在了湖边，然后拿出一支劣质纸烟点了起来。叔回头看了看县城，又看了看面前的湖，叔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县城啊，依山傍水，尤其是这个湖，叔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湖，第一次见到湖里的船。叔很羡慕这个县城里的人，住着漂亮的房子，开着豪华的轿车，空了可以爬爬山，可以看看水，还可以自由地跳跳舞。可是叔不能。到城里这么久了，叔一直没找到工作。叔身体瘦弱，又没有文化和技术，叔找了一次又一次，都以失败告终。叔的衣袋和自己的体重一样，一天一天轻了下去。再这样几天下去，叔和小毛就要断炊了，那样，叔就只能带着小毛回到乡下。在这个城市，叔找不到自己。叔觉得自己不像汉子，连儿子都看不起自己。叔的鼻子一阵酸楚。

可是叔不能回乡下，叔要让小毛留在城里，要让他好好读书成为城里人。叔狠狠地咬了咬烟头，腾腾升起的烟雾让叔咳嗽不止。叔猛然站了起来，一挥手将烟头扔向了湖面。

一道流畅的弧线从眼前划过的同时，叔后悔了。叔看见，自己脚下的湖边，已是一片狼藉。湖面上，不但漂浮着绿色的水藻，还漂浮着大大小小的泡沫、木板、塑料袋和玻璃瓶，叔甚至还看见一个瘪下去的篮球。

怎么会这样？怎么可以这样？这些城里人啊……叔连忙跳到湖边，捡起自己刚才丢的烟头。刚准备起身，叔顺手捞起了一块木板。接着叔又捞起来一团泡沫，叔无奈地摇了摇头，再接着叔就连续捞起了好几样东西。捞着捞着，叔看着湖边长长垃圾带，突然眼前一亮，叔笑了。

第二天，叔起了个大早。叔找来一根竹竿，然后用铁丝做了个小爪子绑在竹竿上。叔来到湖边，一爪接着一爪把湖里的垃圾和水藻捞上来。叔把捞上来的垃圾还进行了分类。一边捞叔就一边乐了起来。叔越捞越带劲，叔仿佛看见，湖更清了，水更绿了，自己的衣袋也渐渐鼓了起来。叔忽然觉得，自己和这湖、和这座城市原来如此近。

在叔捞得正带劲的时候，一个美丽的女老师带着一群小学生来到了湖边。女老师看见了叔，愣住了。女老师随即转过身对学生们说，那个叔叔真是好样的，这下你们知道保护汉丰湖的作文怎么写了吗？



微阅读 1+1 工程

那个人是我爸爸！原来我爸爸是好样的！小毛从学生里站了出来。他大声喊：爸！爸！但由于距离远，叔并没有听见。

叔佝偻着身子，再一次把铁爪伸向水面的时候，耳畔突然响起一阵嘹亮的歌声：感恩的心，感谢有你，感恩的心……叔抬头，远远地看见一个老师和一群学生正对着自己唱歌，叔看见，所有人都把大拇指高高竖起。叔还看见，站在最前面唱得最投入的，是小毛。

叔就笑了，笑得泪眼蒙眬。